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錄卷二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劉璠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二十一

明 黃訓 編

戶部

給賜

黃冊

屯田

題乞恩分豁土地事

彭韶

該戶部奏差臣等前去直隸真定府公同會勘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周彧等所奏地土緣由除另行回奏外臣等再昧死言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慮事以大體為

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詞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為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為恭也臣等鄙賤豈能少希於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陛下焉且以臣等所勘真定地土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為冀州之域其賦為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

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

百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
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
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攪擾民
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今周或又奏求
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
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
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
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

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滂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
沿河者流徙不常鹵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
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
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為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
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胥皂等項一年約有數
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
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
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為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

於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甸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艱食之利哉況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為心近以祖宗先帝為法所有賞賚之施聖

恩區處外其他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
孫衣食所托量加寬恤庶幾民間知有生之樂沐浴
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
遵奉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
而已不勝犬馬惓惓之至緣臣等不曾依畝丈量合當
有罪謹題請旨成化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欽奉聖旨這
地覆勘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廝每既承差委都稱不
曾丈量妄引戰國時事自比但知邀名不顧方命好生

不知大體錦衣衛挈來問欽此欽遵

乞正谷大用罪

林俊

臣等今早文華殿進講之後伏蒙特賜宣召得親御座商略大政仰瞻天顏和粹溫潤俯聽玉音從容委曲真大聖之資帝王之度臣等何幸得備任使而遭此休明之運荷此希闊之恩退至內閣更相稱拊以為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竊惟聖明所喻御馬監草場地土錢糧仍聽本監管理原差踏勘太監李璽等免其提問俱已仰

遵聖意票擬施行惟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先帝假勘地之名混占產業莊田至一萬有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兩利歸私室怨及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須從公究問然後國法可彰聖諭以為地土乃祖宗之舊制然額外有所侵占以剥害小民致其嗟怨則非祖宗設立之初意也聖諭以為踏勘奉先帝之成命然歷年有所侵欺以饜飽奸貪私於一已則先帝亦不得而知也自陛下即位以來查勘見於詔旨官已累遣

歲已三更今草場之畝額既明大用之惡狀益著若不
明正其罪何以警戒將來況今水旱相仍人民十分饑
困追其所侵贓銀之半足以少備賑濟之需與其積於
一家以利蠹國之盜臣孰若散於窮民以溥朝廷之恩
澤伏望俯納臣等以正清朝之法將谷大用提問追贓
則可以平人心之怨憤可以彰天討之至公天下幸甚
臣等幸甚臣等無任忠懇激切之至謹具題

查處皇莊田土疏

節該戶部題先因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來奸猾無
藉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入之地投獻近倖勢要之官
具奏建為皇莊臨近居民被其混賴侵占乞行撫按等
官查勘等因已經該部議擬題奉欽依轉行各該撫按
衙門委官親詣各該皇莊處所從公查勘通行去後續
因傳奉事理該部執論又看得查勘事理干係重大必
須另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等因題奉
欽依是畿內根本重地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

來奸猾無藉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閒設謀投獻
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
般尅害利歸羣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
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
屬官員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
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
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行取回著管屯僉事兼管該
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的解部類

進係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
戶人等拖欠欽此節該部院等衙門題奉欽依差臣等
前去查勘臣等切照皇莊及皇親功臣各項莊田所占
各府州縣地方查得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
餘處每處地土動計千百頃中間侵占混奪之弊積習
已非一朝為厲之階實起於奸人欲盡規地利以媚朝
廷其流之弊則壞於勢家欲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宮
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恣其騷擾其在勲

戚者則豪奴悍僕肆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雖嘗節
經差官查勘終於患害不除蓋由私人貴戚憑藉寵靈
猾少奸徒盤據窟穴是以積垢宿蠹莫可爬梳合勢朋
奸動行沮撓此實累朝弊政至於先朝而極畿輔軍民
剝膚摧髓之害莫有甚於此者也茲者伏荷皇上至仁
體物軫念民窮故因言官建議亟蒙俞允之旨繼因該
部執奏特降諄切之旨既將管莊人員盡數取回復禁
皇親功臣不許自行收受厲階禍本一旦剷除中外人

心不勝歡慶但先經該部具題備行撫按衙門去後續
因差科道等官止令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而於巡
撫衙門顧未之及臣等愚昧以為鋤擊豪強則於巡按
之體為切至於檢覈田土則於巡撫之職為宜必須彼
此會同方於事體穩便且順天等八府雖曰近在畿甸
然地方遼闊周延千里故撫按付以四人分理今皇莊
并各項莊田所占之地幾遍八府以正德十一年以前
所有計之無慮九萬餘頃至於近年以來歲增日益踰

鄉跨邑無處無之且先年祇因一二處奏辨告爭朝廷
差官亦不過一二處踏勘況且經年閱月方得事竣今
舉列郡皇莊之多百年積習之弊付臣等清理是宜舉
措之間要必先有次第訪得各該撫按官員見今巡歷
各在一方相去隔遠卒難期會合無查照該部原擬先
行撫按衙門遵照先今節奉欽依事理一面委官分投
親詣各處皇莊逐一查出四至段落并原額頃畝數目
及審有無侵占混賴等弊開略節聽候臣等領勅前去

親詣各該地方備出告諭嚴加督責密行體訪中間或
權豪勢要沮壞行事或侵奪隱占積久難明或奸猾刁
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或冗官玩法稽於
奉行俱聽臣等會案施行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叅奏
者指實叅奏如此則先後有序而施為不至於叢脞輕
重有體而事理亦得於周詳尤望天語丁寧載之勅諭
令各該地方官員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
俱聽臣等委用公勤幹濟者許臣等薦聞闕冗廢事者

許臣等効治庶足以振起庸常做飭怠傲而事乃克濟矣緣係查理皇莊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查勘畿內田土疏

節該欽奉勅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內根本重地祖宗朝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之徒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閒設謀投獻奏改皇莊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以致軍民失業朕深惻然茲特命爾與山西道監察御史樊繼祖

戶部主事張希尹公同查勘先行撫按衙門選委官員
分投查審明白爾等即便前去會同各該撫按官照依
戶部先後題准事理親詣各府地方用心覆勘凡正德
元年以後各項莊田但有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
數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仍著管
屯僉事兼帶督理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
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者赴部關領不許
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其莊田內有成化弘

治年間奸徒投獻者一體查勘各該府州縣衛所衙門
官員人等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但有事
體相干者悉聽督委調用公勤幹濟者從公旌舉敢有
玩法廢事及軍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沮撓或奸
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蔽者五品以上
并勲戚指名叅奏六品以下徑自挈問重治中間事情
有該載不盡凡有益於國家有利於軍民者悉聽會同從
宜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茲委任須

東公持正悉心查理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毋得循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爾其慎之慎之欽此臣等除欽遵外先為前事准兵科等衙門關劄該戶部左侍郎秦金等題查得先為開讀事伏覲詔書內一款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馬房倉場各皇莊但係正德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禮監照弘治初年例查奏取回欽此又該禮科給事中底蘊奏為應詔查處皇莊事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該本部議擬

題奉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選委官員查勘去後既而兵部又稱差管皇莊內臣官校數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臣等益加駭慄竊惟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畿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以京師為重者我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為興王之地特將夏稅不時全免太宗文皇帝建都北平恪守成憲撫綏畿甸安戢人民列聖相承益隆無替夫何正德年來奸猾無藉之徒多將畿內民田投獻

左右近倖之人奏為皇莊况管莊內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即係設謀投獻之人出入往來肆行無忌千方百計巧取橫征小民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皇親駙馬功臣人等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幸賴陛下聖明入繼大統舉百弊而一掃之故有前項裁革管莊內臣之詔有以仰見陛下强本制末居重馭輕之盛心矣旬月之間乃復有此傳奉復立皇莊責令私人管理不意聖政維新之初

乃復有此屬民之漸伏望陛下垂念畿輔根本重地將近日傳奉皇莊管店事理收回成命又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另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庶幾克濟等因題奉聖旨是畿內根本重地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之徒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閒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羣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

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名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屯僉事兼管督理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的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收受拖欠不還欽此欽遵隨該臣等題為查處田土事奉聖旨是先著撫按衙門選委官員上緊分投查審明白你每還去會同各

該撫按官親詣覆勘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戶部知道欽此欽遵等因到部備行前來臣等除遵奉勅諭親詣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史孟春并巡撫保定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琳宋鉞今接管監察御史郭楠選委官員分投親詣各該地方拘集地隣并該圖里老人等嚴加查勘去後續據順天等府經歷司各將委官王槐等

查勘過各該州縣原額莊田并投獻侵占額外軍民地
土各項畝數目及取具業主名佃人戶退認供結領狀
緣由造冊呈繳前來臣等覆勘相同除將成化等年奸
民馮大經等投獻侵占地土隨將斷給原主管業有罪
人犯案行該府提問依擬發落未到者照提歸結及將
查勘過緣由備造文冊奏繳外切照臣等猥以菲材誤
蒙委任奉命以來按行八府閱歷三時仰布明恩俯詢
民瘼凡係成化弘治正德年間皇莊及皇親功臣莊田

但係奸民投獻勢要侵占者逐一盡數查出給主召佃還官歸民一切遵照勅旨施行所據查勘過順天等府地方各項莊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退斷過侵占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數十年來勢家豪奪隱占之弊一朝始得清明數千里內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稍得甦息閭閻之下莫不歡欣鼓舞歌頌太平此實恭賴我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思王業之本念小民之休維新之政莫有大

於此者宗社萬年之基端在是矣而臣等何幸得以此
藉手獻忠於陛下但臣區區犬馬之忱尚有進於是者
不敢不極為陛下陳之惟陛下俯垂聽焉臣等伏聞農
業者天下之本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
而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居而民無困苦故周官太
宰以九職任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
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
不以土地農人為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自秦人廢

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
一時識治體者罔不興慨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
於人民愛物者亦莫不隨時漸為之制如限田之議均
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
慶至今猶可稱述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覈
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
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
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

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濕鹵瘠薄之地葭蒿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

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
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
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為
無糧地土一槩奪為已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
民恒產歲朘月削至於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站
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猶
存徭役苦於併克糧草困於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
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為盜賊柔善者

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
資其勢以轉為善良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
等藉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脉竭
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
道是豈祖宗列聖立國之法臣等查得各宮莊田祖宗
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
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為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
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

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
共七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
數過於原額已七倍矣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間
惟增寶坻縣王甫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
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
乃孝廟升遐之後先帝踐阼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
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
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

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則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真定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隆平縣則有大灰窰皇莊在新河縣則有僊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所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蝸口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

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二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騮馬廟皇莊清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化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

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来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語言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牧放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芡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隣近田

土則展轉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
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虐多方掊刻獲利不貲輸
之宮闈者曾無什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什八
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剥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戶口
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艱卒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
閭閻之間貧苦到骨道路嗟怨邑里蕭條若使此弊不
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蜂起奸雄
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為國此可為太息流涕者也茲者

幸遇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曩在潛邸已知其弊即位之初首下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回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萊之下始得披雲霧而覩青天脫水火而就衽席矣但伏讀勅旨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未經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創設之由為害之實不敢冒為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瀝實出見聞之真陛下固當惻然於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況陛下聰明廣覽蓋已先得於龍

潛之日又有不待臣等諄諄者乎臣等竊謂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且天子藏富於
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
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陛下一人者乎孟子
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而非所以奉重闈
慈闈四宮者乎祖宗以來宮闈一切供奉自有成規况
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屈萬乘之尊同於匹
夫以侵畝畝之業辱宮壺之貴雜於閭閻以爭升斗之

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
漢宣帝嘗以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
田及苑振業貧民未聞占民田土以為皇莊也且皇之
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為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
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
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
鹽名為皇鹽即此三事言之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
仰惟陛下躬堯舜之資舉文武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

乎若此三者名跡猶存實足以累陛下大有為之志甚非臣等所望於陛下者也如蒙聖慈俯察愚衷深惟國本乞勅該部查照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負郭大興縣等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為各宮親蠶廠公桑園等項名額勅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蓋古者天子親秉耒以耕后妃親桑以供郊廟之服後世漢文帝景帝皆詔皇后親蠶以供祭服為天下先乃者改元之春臣等恭覩陛下躬

耕籍田既以身先天下之農矣茲者嘉遇皇后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躬履勤儉以率天下而親蠶之禮實為我朝百年缺典誠願陛下大建中興克配皇祖特勅禮部詳考禮經月令祭統祭義等篇斟酌古今具皇后親蠶儀以進待明年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帝王之高致后妃之盛節閨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將其風聲感動德教流行男勤於耕女勤於織海內富庶之效不患不文景若矣而況舉曠代之

典又足以垂萬世之美談也哉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以千百頃計者臣等願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盡勒歸戶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稅以為在官地土不必更屬官闡然後陛下明降諄切之旨榜示中外盡削皇莊及各宮莊田之名一洗四朝之弊永永垂百代之休萬一以為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敢乞著為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宮以克支用却為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必虛受莊田之名重

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小也哉昔賈誼勸漢文以興起禮樂而文帝謙讓未遑千載之下賢者惜之臣等仰見陛下聰明仁聖至性天成堯舜之事蓋所優為此事甚順而易特在陛下少留聖意轉移間耳若舍此不圖臣等以為不惟不能免千古之惜殆恐不能不貽宗社將來無窮之憂伏願陛下亟召輔弼大臣相與熟講而力行之臣等不勝大願至於皇親功臣欽賞莊田臣等復有一得之愚又敢不重為陛下言之查得洪武

初年凡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其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仍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祿米皆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聖祖甫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畧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為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比與今之戚畹封拜者萬萬不同況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聖祖宜乎大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亟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

所資實為國家之大本而人君所賴以為國者也蓋古
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為世祿今既官給之
祿柰何又與之田是重出而過制矣此聖祖之意也然
功臣之中勲勞大者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臣等查
得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藉
寵暱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據地
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
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

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馬仲名等投獻奏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羣心令臣等仰遵勅旨既已退給明白然非賴聖明在上地方罹害何有窮已今雖亟加扶救而傷殘已多伏望陛下特勅該部除功臣家外將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為中制量給養贍

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
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
此援例爭相希恩必欲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
所不給是豈可不為國家久遠慮哉惟陛下其熟計之
再照臣等查勘過各項田土數目並是退給侵牟開豁
荒蕪覈實之數比與先年妄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
勅該部查照一以新冊為定移文所司出給由票執照
以便徵收再照祖宗累朝儘民開墾永不起科之例歷

年滋久上下蔽於不知是以奸民敢於投獻勢家昧於奏討及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視畿甸之弊大抵相同合無伏候勅旨將皇莊及各皇親莊田大賜處分之後一併出榜頒示該省地方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勘再乞通行天下今後再有奸民故違例禁將民間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如此則法

重而人不敢犯恩溥而民得安生臣等區區忠悃言已盡矣意已竭矣所冀陛下丕承祖宗萬年鞏固之基聿興中興千載熙明之運念京師根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厲精圖治約已裕民則太平之治可坐而致矣臣等冒昧進言無任隕越伏惟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題為撫恤屯田官軍事

方日乾

一曰召佃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賠補相

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
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
其田四散一軍之田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
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動一二畝者便率全糧
彼欲兼領又患寫遠孰肯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
畝之勞圖數畝之利而賠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
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自非
朝廷寬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

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帖承佃免其二年租稅不許管屯官分外科擾俟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為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前項荒田零坵隔遠遠則不便於全領荒則未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糧而不敢佃即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畝

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三分三釐四毫九絲儘
堪耕闢乞聽本衙門多方招人承佃不拘全分隨其
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佃五畝者納五
畝之稅十畝者納十畝之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
妄徵量寬二年稅糧以為牛具種子之費俟三年成
效一體徵納若成熟之後雖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
亦不許爭告待十年之後另為區處如無補役復業
之軍則永為已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於全領

又不患於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於虧欠矣

一曰蠲逋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等分屯糧共一萬一千五百石各衛掌印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叅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追徵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勘得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訪得前項無徵稅糧每年俱係各戶包

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賠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
本戶錢糧誰肯驚妻典子為人賠納此蓋拖欠之由
也今各官俸糧住支已久彼拖欠數十者猶望豐成
處置賠足如南京和陽一衛欠下五千餘石縱得豐
年亦無賠納之計各官俸糧再無闕支之望矣今南
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各住過
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
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備劄

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
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豁災傷事
例查各衛見今勘實墾荒地若干所拖屯糧悉為
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
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二分
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仍舊住俸庶幾人心
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
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此軍職之中求

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剋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為愈也如蒙乞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一曰薄徵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銀一分六釐蓋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

內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為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大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葭莽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愈多賠補愈重反復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此極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

俟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畝頃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遽欲除豁一項恐亦有碍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年等曾經

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關巡視屯田監察御

史唐勲王世爵等官累次題行欲通查各衛冊荒田地若干頃畝冊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釐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可行訪詢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查筭勘實各衛冊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崩冊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稅改科

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闕等官所議
將前項坍江田畝悉與除豁比較荒田俱減作改科
計缺額糧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
八頃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銀一千五百二十四兩
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
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
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升三合五勺共陞出糧四百
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足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

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懇耕種永為已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二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費力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查得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

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著貧軍領佃賠補糧稅
最為積弊合無通查各衛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
每三紙者著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
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
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
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
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較國稅
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

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釐革巡捕奏

方日乾

南京都察院為釐革巡捕以靖地方以全人命事准都察院咨該本院題廣東道呈刑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方日乾奏臣奉命巡視南京錦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督捕盜賊兼理詞訟照得各衛屯所原設巡捕官數十員緝捕盜賊以靖地方近見法久弊生地方反受其擾臣不得不昧死言之蓋屯田地方俱屬直隸廬鳳等

處遠者離京三五百里近者不下一二百里與京城諸司原不相涉今巡捕官員欲假威協衆捕得盜賊必令供攀無辜平人嚇詐財物一不遂意悉誣以証見竄藏虛情不遠數百里之外解送南京呈稟內外守備衙門以致江北軍民間解南京如蹈水火往往傾家賣產以求脫免其重罪賊犯亦因賣犯所解稟者不過偷盜斗米隻鷄人犯而已捉拏之時已用刑考訊解送南京跋涉數百餘里飢餓切身經內外守備二處衙門各用重

刑拷撲叅送到臣已非人形隨即議招發落死者亦已半矣况又有叅送刑部該司延遲送審動經數月非惟犯人難以存活無辜干証人犯因而致死者庸亦有之此皆情可憐憫者也聖上矜恤大獄罪至死者尚見矜疑此等人犯俱杖罪以下者也使之就於死地何忍言哉臣惟各衛屯田俱雜直隸府州縣之間今欲痛革前弊以全人命莫若約束巡捕官不得擅自挈人考勘但捕得盜賊不論或軍或民俱以近就近解送所在有司

衙門行提知証人犯公同會問具招申詳管屯衙門批
招發落重者問徒做工輕者杖決釋放不許槩累平人
驀越呈稟如此則法律俱存人亦稱便否則官肆其凶
人蒙其害誠有負聖上憂恤窮獨之盛心也如蒙乞勅
都察院再議若臣言可行乞賜俯從仍行南京內外守
備衙門不得干預屯田詞訟并行南京刑部該司今後
屯田盜賊臣既奉命專理毋得輒受守備衙門叅送出
京百里外勾攝屯軍阻防農業庶幾體統歸一屯事少

興矣嘉靖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本院右都御史汪闕等
具題奉聖旨是

奏興利補弊以裨屯政事

方日乾

臣奉欽命巡按南京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縣清理錦
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照依清軍事例三年滿日差官更
替自揣微才莫勝重寄奉命以來已經三年計日雖多
全無寸補用心徒切實有餘慚但巡歷久而風土浸達
咨詢遍而利病頗知得於目擊耳聞未敢條分縷析姑

以至切要者言之夫興利莫先於賑濟補弊莫急於冊
江賑濟預則飢年不至於逃竄冊江補則窮軍不苦於
包賠屯務最切要者宜莫有過於此也謹以便宜二事
具本奏陳如蒙采納實軍民之福也

一曰備賑濟臣惟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各項軍役固
皆貧苦然未有如屯軍貧苦為最甚者蓋各項軍役
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糧於公牛具種
子備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為納糧贍家之用一遭

歲歉輒至流移查得成化年間屯所飢荒陸續借過
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濟軍士賴以存活自
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飢荒疊見不復
聞有賑濟之舉蓋由本衙門自無蓄積飢荒之際欲
頻借貸勢固難為是以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再
無別處至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欲於各屯
設立倉廩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贓罰紙價銀兩
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三十六屯地

方四散若蓋倉廩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難措辦且無均徭斗級看守人役謀議踈闊事寢不行臣看得各衛屯所俱雜處應天等府州縣地面臣奉命以來問過贍罰紙米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為率除八分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衙門公用外查得贍罰銀尚有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越今豐成之際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并

原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贓罰紙
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倉若遇大荒之年審
實極貧軍餘各就該地方倉廩支領造冊奏繳庶倉
廩無創立之煩關支有附近之便深為便益再照南
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發各司詞狀贓罰紙
劄贖罪穀石數多亦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蒙一併
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稻穀益多賑貸有賴屯
軍不至逃亡矣

一曰處冊江臣惟南京各衛所屯田太平附江原無高堤捍禦江流只靠沿堤栽插柳樹潮水一漲漫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冊沒其未沒者江潮往來亦成廢地過年子粒俱係各軍包賠甚可憐憫臣於嘉靖八年已經奉命處補冊江田三十九頃餘畝由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湖尤為洪暴濱江處所復多冊沒本年正月據和陽等衛陸續呈報冊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臣最為困苦

查得臣先年處補荒田刺有餘糧七百一十餘石及
陞科過營房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係額外補
冊江之數今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委官踏勘外
竊惟田去糧存實係弊政屯種貧軍難以包賠極貧
之戶未免賣房鬻子償納前糧若不亟為分豁誠恐
賠糧不堪逃亡相繼成熟田土亦轉拋荒如蒙乞勅
戶部轉行南京戶部委官一員會同踏勘果係冊沒
量與分豁額糧虧缺即將前項積出餘糧補足原數

如此則國課不虧窮軍亦裕矣

論南京屯田 余盾緒

愚惟屯田之政古以益軍民今以厲軍民載觀諸賢所論俱可舉行但恨不得其人耳試以愚在戶部所經勘屯弊言之去年三月承委督儲於南京浦子口九月權委會同屯田道御史踏勘江北屯田災傷按屯田坐落三州九縣一軍種田五十畝出糧六石大約每年總收屯糧十萬餘石俱赴浦子口應天橫海龍虎三倉并和

州瀋陽倉上納以養浦子口和州十衛官軍操備為南京保障也正德年間一年尚徵完額數連積餘僅克半年支放未免又將南直隸浙江嘉湖等處秋糧兌補軍民兩困甚非祖宗舊意也蓋屯田皆沿江東則六合縣至儀真縣西則江浦縣至無為州與浦子口相接其近山等屯去江亦不遠二三百里江邊有圩堤堤內即田堤外即平地可以演武種屯軍人終歲止辦屯糧更無在京在外雜差其總理有指揮分治有千百戶亦無別

委惟管屯一事農暇則演武於各屯所江上有急可以為援此祖宗寓兵於農之意也此舉不率者六七十年矣管屯軍官强者兼貪弱者廢事非惟演武不行而農具亦欠塘陂不治糞穢不積草萊不除因之嘉靖二年大飢三年大疫死者流者十之七八遂使田皆蘆葦一旦旱潦束手聽傷其巡視屯田御史一年一換不過文移承接雖欲躬行親理亦難周遍覈實浦口監收主事亦一年一換不過收放而已至於會同御史踏勘災傷

比時秋末冬初奏冊限迫但巡歷一次定別分數奏冊
繳部致期催納者勢不得不如此也御史欲奏請三年
嫌於攬權而人不信主事欲有所為恥於無權而人不
從故事因循竟成廢墜愚去年自浦子口經滁和等州
縣至於無為州逐圩沿江周章瞻眺則今日之告災傷
乞蠲免者難盡責之天也觀今日太平之時若為無事
玩祖宗立法之意則今日之頹弊誠可懼也蓋屯田之
政舉則一歲所入不止十餘萬石浦口之軍儲足則不

必那之於民以至兩因為今之計御史主事各三年一代主事仍憑本部堂上揀精力強健操守清廉才識老練者為之請勅一道與御史協同便宜行事毋得權差以致了事三年考滿本部本院考覈清理屯田若干招種軍人若干徵收秋糧若干則任專而人信從責久而事振舉矣且近年戶部又差一員郎中管理拋荒屯田及冊江者事雖可集然必俟屯田御史同行或至一年未出巡者御史又將更代事體掣肘不過文移往來今

浦子口監收主事一年之間惟九月權差會同踏災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收糧正月至八月事少時可以兼理前項等事莊誦仁廟諭戶部尚書夏原吉言治屯者勿得擅差妨時切中今弊若有風力御史詳察今日所以屯廢之由并差占逃亡之弊不徒虛具則祖宗之意不孤矣

論邊屯

王鏊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欲

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克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

水陸運使使給耒耜與牛耕傍近地方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極界於中受降成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後湖志序

楊廉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黃冊於後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諸司庶務類多隨駕以北獨後湖之藏

不動如故祖宗深謀遠慮灼見於此故都遷而藏冊之所不可改不然輦轂之下如順天畿輔之近如真保定之類何為而不之京師而必之南京乎蓋後湖之廣周遭四十里中突數洲斷岸千尺由是而庫於其上由是而冊於其間誠天造而地設者也其為圖籍萬年之計殆無踰於此矣給事中趙君惟賢來莅後湖謂湖中諸例甚多不有以集之將至於散亂而不可收磨滅而不可考矣乃偕主事張君濟寬極力搜羅加詮次焉既成

以後湖志名其編復徵廉序之夫今制黃冊所載人丁
事產二者其經也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者其緯也事
產田賦輕重之數源流於禹貢九州厥田九等厥賦亦
九等之法也人丁著戶口登耗之數權輿於周禮三歲
大比獻民數於王之意也然黃冊之田賦鄉有所分邑
有所別殆不止此舉九州而槩言之則密而詳矣黃冊
必十年一造而民數無三歲之獻則簡而要矣豈非後
出者愈精乎廉弘治中濫職斯事自辛亥至癸丑月日

如流靡所建白素餐之餘惟時於波光萬頃之間仰羨
本朝版籍既極其善以為即此一事亦足以見其高出
千古矣然則茲志之成所係豈小哉趙君合州人正德
辛未進士傳臚在言路直諒持大體志凡八卷詩文附
錄二卷君之初意欲如司馬溫公編通鑑例不收詩賦
一主於嚴或謂是亦足以備湖中故實欲務於博君雖
不用以入正志然竟收之蓋取中云

奏為黃冊事

楊廉

奏曰竊見直隸永平府樂州知州潘齡建言欲抄後湖
廣冊軍籍以便清軍兵部轉行南京戶部今與臣管冊
官計議是蓋以版圖重事而欲博采輿論也既而南京
戶部議得抄冊不便甲可乙否不得不言夫以為抄冊
便者不過謂天下司府州縣多無遠年籍冊一至清軍
之時止憑里胥供報甚至輒赴後湖查冊中間不無往
復豈若將後湖之冊抄其軍籍俾在在有之而用以清
軍之為便哉此則該部之說與潘齡所見畧同也然臣

以為此設若行不惟無益於事而且有意意外之患臣請
先言其患而後言其所以無益者仰惟祖宗舊例藏冊
後湖法禁嚴重不許諸人窺伺其深謀遠慮固非一端
至於今日各處遠年之冊多無而軍民戶籍大勢不敢
紊亂者誠懼冊籍之獨全於後湖也今者一旦令其抄
謄使人測知後湖之虛實則戶籍之紊亂將有不可勝
言者矣何者使後湖之冊全則抄之猶可惟是見今如
永樂年間之冊已不全十之一二如洪武年間之冊已

不全十之四五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鄉某里之
無冊則向之所懼者至是有不足懼矣將見以民為軍
者得以肆其告訐而脫軍作民者往往遂其奸計百年
之籍由此紛然而不定矣臣所謂意外之患者此也至
若人之脫軍作民者其名字定是改換其都圖多是飛
出若止據軍戶執以清軍曰某人汝祖也彼將曰我自
有祖名字不同也曰某籍汝籍也彼將曰我自有籍軍
民不同也都圖不同也若是果何以辨之辨之之術須

從其民戶而查之假如其人之先誠於洪武二十四年脫軍則二十四年戶為新立矣誠於永樂元年脫軍則元年戶為新立矣而又查其田糧自何而推收則或軍或民斷不失矣他而名字之不同都圖之有異不論也臣在湖管冊凡遇各處來查軍民戶籍悉以此法行之妄謂收得明白今若止抄黃冊軍籍果將何所憑而以為清軍哉此臣所謂無益者是也伏望聖明下臣所言勅該衙門計議果見抄冊之為無益而決有所害則斷

然止之不使虛費紙筆而別生事端也抑臣係管冊官員凡有關於黃冊者敢併言之臣看得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黃冊軍匠里甲根源所在寔冊之祖存莫存於後湖而為天下之所必查而二年冊庫每年止有一十七間其次如永樂元年之冊亦為緊要是年冊庫止有一十餘間該之永樂十年以後冊庫每年三十間大約少去一半以致數年之冊堆滿庫內每遇曠晾揭查最為不便今為之計宜添洪武等年永樂元年冊庫以足三

十間之數務使數年之冊稀架薄堆則矚瞭揭查三者俱便自然可以閱歷久遠矣否則所謂冊之祖者日就損壞非臣之所忍言伏望聖明下臣所言勅該衙門計議倘有可采俱乞賜施行奉聖旨該衙門知道初九日戶部尚書葉淇等覆題看得給事中楊廉奏稱抄冊不便及要添造冊庫二事除添造冊庫行移工部另行外所據抄冊不便一節臣等議得本官奏稱見今洪武永樂年間冊籍多有浥瀾若使暴之於天下恐以民為軍

脫軍作民紛然而不定以為有意外之患是誠有患也
及稱止據軍戶執以清軍則凡人之改換名字飛出都
圖者皆無以辨之以為無益是誠無益也今為無益之
舉而反貽意外之患則抄冊之不便明矣合無准其所
言本部行移南京戶部轉行管冊官員今後後湖廣冊
不許將槩府州縣全冊查抄果一戶二戶軍民籍冊不
明解人前來挨查者止許查抄本戶田糧軍民丁產來
歷明白即便發回亦不許因而帶抄別戶以泄事機如此

則奸弊無從而生戶籍自然不亂矣次日奉聖旨是

名臣經濟錄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二十二

明黃訓編

戶部婚姻糧運祿俸

婚姻議朱善

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問之非姑舅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為婚故為仇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

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生離
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於道路親戚為之
感傷行人為之嗟嘆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哉按律
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為父母之姊妹與己之
身是為姑舅兩姨皆為己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
若已為姑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
之嫌以門地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
若為子擇婦為女擇婿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為非

也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
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
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
為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
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
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取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
氏乃待制溫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
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

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事有取焉如果以為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俗可厚也

漕輓之宜一

丘濬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允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允

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

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行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運於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沈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

米皆以囊盛遇河淺蒞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沈溺撈而出之不至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艙中宜加之艙板之上護以竹簟蓆席以蔽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

漕運議

丘濬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

給幽燕

見唐杜甫詩

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

始於元馬初巴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宗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

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漕之運不

專於海道也

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邱縣中漕旱站陸運至濟縣淇門一百八十里入

御河

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

淮江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

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

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

入海至海

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

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

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

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

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

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

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

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
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
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
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
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國家
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
河譬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况
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

加以冗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入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

帶

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

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

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

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蘓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回避則回避畫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

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
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
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即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
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
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
番航海之人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廣東鹽課提舉
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即
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

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蘓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為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

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漂故宜重假如海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脚費比漕河為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

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
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
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
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
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
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
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况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
貨物而貨物之來苦於運河窄淺舳舻擠塞脚費倍於

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為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運險遠恐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歷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海運無剥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

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
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
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
見非敢以為決然可行萬無弊也念此乃國家千萬年
深遠之慮姑述此嘗試之策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
不可則止

屯營之田

丘濬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

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
設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
矣今國家都於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里而
居民稠密當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
虞集此策勅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
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郡築隄捍海去
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
害處置既定然後召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

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
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說者
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為其事
遂寢及至於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
已去不可為矣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
言大凡濱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
以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
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

及行而嘗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於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為長隄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

資譬則富民之家東南之運其別業所出也濱海之牧其負郭所獲也其為國家利益夫豈細哉由是而可以寬東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壯西北之勢虞集之言不見用於當時而得行於今日集雖死不死矣

國朝運法五變議

邵寶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乎陸運以濟之陸之為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乎有饋運而海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饋運之初皆支

運也既而議者以為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猶十之四又其後也改兌議行歲歲因之所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固其勢然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變通之際君子重之

一曰海運 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

輸納太倉

蘇州地方

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

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俱有數見歲運條下

二曰海陸兼運 永樂初肇建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運

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

河至通州

三曰支運 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

餉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

然後足用即目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

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

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

幹者以克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行船并
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太宗文
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
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
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原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
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舟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
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
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

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松浙江改送淮安
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兗州送濟
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
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
各立倉廠收團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
交收名為丈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千艘海
運始罷遮洋船每歲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
三十萬石於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內十四萬石

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

四曰兌運 先是裡河民運多失農月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叅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鎮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蘓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

德等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

五曰改兌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裡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準其數然不為常例

原漕河議

陸鉞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
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
昉於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
邪負海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
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
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
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
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于

堽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衆而漕渠開矣
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
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
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已延始創海運與
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
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自古東北
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
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

海運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於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濫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其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海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

達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為然哉

成化七年漕利例奏

滕昭

總督蘇松糧儲都御史滕昭奏該應天蘇松等府糧長徐漢等各告近年民運過江瓜州淮安二處水次兌軍并淮安府常盈倉上納糧米俱照該部原定正耗則例起運又加盤用船車等米每年於十二月以裡運赴前項水次但軍船先後不齊民人守候月日難論未免將糧入倉或被人盜取其該納常盈倉之數又被官攢刁

證節曠虧折要將成化七年分民運瓜淮二處兌軍并
常盈倉上納糧米俱令官軍過江就於各該水次倉分
聽其交兌每石照依江南官軍兌糧則例增與加耗又
再加盤脚船用等米及將該運常盈倉糧亦照各年加
耗就彼支與官軍領運戶部議得常盈倉糧已議就彼
支與官軍領兌瓜淮二處兌軍糧米准令官軍過江就
各水次倉交兌每石除加耗外再添脚價米六升

正德三年漕例奏一王瓊

總兵官郭鉉都御史王瓊奏伏惟我聖朝自永樂年間
開設裡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
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員
名分為十二總歲運糧儲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
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
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裡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
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
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僨運也其直隸

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其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用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重於迤南漕運官軍矣緣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九衛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名該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零係是舊制到今僭運百十餘年近於弘治十三年為因聲息緊急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却連原運餘丁七

百名一概退掣閒曠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遮洋把總內折銀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為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於空閒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不動各於本衛選補餘丁一千名同原運掣回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

運其遮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
本色運赴通州倉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
內缺軍疲弊者折運一十四萬石連加耗并兩尖并折
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遮洋船內有運船少者於各衛
折銀減下船內湊補代運如此漕運舊規不致破壞近
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總納秸之利最為
利便薊州原兌粟每石折銀六錢今改南方糙米每石
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糧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興

利除弊莫大於此

正德三年漕例奏二

王瓊

總兵官郭鉉都御史王瓊奏查得南京兩總所管旗手等衛雖衙門設在江南其稅糧船隻却在儀真埧上灣泊官軍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顧船裝運儀真埧上上船此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

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為言衆所共知屢經
議奏曲折之情未必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
在江北不過埧前去南直隸蘇州等府兌糧裝運每石
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
過埧與僱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為不均較
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
添過江脚米議定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脚米之時偶未
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且據事論理兩

處耗米不宜有異合自正德三年為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甦息

正德十年漕例奏

叢蘭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據南京總運糧署都指揮僉事余果呈備金吾前等衛運糧指揮江岳等呈切照各衛所官軍領運各司府糧其折耗二六不等輕費銀兩例該隨本色糧兌以備中途盤剥上倉車脚之費奈何近來各該管糧官員止知交兌本色其輕費往往

置之度外官軍領兌本色糧米畏懼遲悞只行僱運先行前進摘留官軍在彼守候輕賚或兩三箇月或四五箇月方纔得完而船至前途般盤上倉急缺使用只得加利借貸凋敝亦由於此呈乞議處等因臣等議得輕賚銀兩原係隨糧交兌之數今本色糧米兌完却就出與通關去訖有司一得通關到手即便以為了事再不顧念軍士輕賚的係到京完糧緊急腳費之用近則兩三箇月完者有之遠則隔年尚且拖欠不足雇車剥船

雇脚倉中使用等項只得加倍借錢以了官事似此故
違新例合當申明禁治如蒙乞勅該部會議合無行令
浙江等司府今後輕賫務隨本色一併徵收交兌完足
方許出與通關而有司必以得通關之日為始完糧期
限敢有止將正糧完足勒逼官軍出給通關者聽漕運
衙門并監兌官指實叅奏照例施行

正德十二年漕例奏

叢蘭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議得自正德十二年為

始凡運糧把總官員僨運勤慎通不借債三年者陞俸一級五年者陞署一級如該總一歲借債至五千兩者罰俸半年積至萬兩以上者降俸一級仍留再用以後二年通不借債軍士稱便許復原俸三年皆滿萬者降官一級就行黜退仍查任內錢糧并所借債銀若有侵欺情弊從重問擬其衛總指揮并守禦千戶所所總千戶不借債負并借債積千兩以上及衛所分千百戶借債積至五百兩以上或有侵欺者亦照此例陞降俸級

問罪俱止終本身子孫照依原職襲替例該罰俸降俸者漕運衙門徑行例該陞官降官者移文該部施行若該部於把總官內推選并衛總官內推選別用亦照在外文職官員事例查係漕運衙門曾經旌獎者再行訪察相應然後舉行其把總官有缺就於衛總官內亦曾旌獎熟知運事者推補衛總官有缺聽漕運衙門先儘陞俸陞級至於衛官相等取用如所官累陞至衛官者衛總無缺仍管所總運事若各該官員任內借有債負目

下彌縫僥倖遷轉離運日後敗露事迹顯著有入已者一體從重問結無入已者仍照前例降罰

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叢蘭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准戶部咨節該江西都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使王佐奏前事內一件積債之害切照缺軍盜糧之害多因積債所至積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糧不勾分償債主經手官旗畏懼債主逼討胆小者則不敢赴京交糧而拋棄船隻逃回胆大者盜

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積
債之由其目有五或因漂流磕沉船糧不得勘報開豁
借債買糧賠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
爛虧折借債買糧賠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斛面
大重以致掛欠籌斛借債買糧賠補三也或因天雨泥
濘車驢脚貴輕賣不足借債賠補四也或因不才運官
營幹已事假以雇脚賣糧為由誑借債負遺賴衛所償
還五也五害不除借債積債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

米乃理之必然者也矧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賣糧米遺累見在運官或自縊身死如袁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削髮脫身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至此誠可流涕若不權宜區處設法改救將來運政臣不敢言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因運軍疲憊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甦即今疲憊已甚有非加米所能救者也臣嘗讀大學衍義補觀古之漕運者唐稱劉晏宋稱李沆劉晏之法以鹽雇傭李沆運船

令載鹽回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再無別項銀兩接濟合無乞勅廷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衙門查照在冊該還債負并欠債官旗船數造冊具奏戶部准令欠債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鹽引各一百引於空船回時順帶取便變賣償債其上納鹽本責令各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以了積債如此則軍民無賠債加賦之苦債主免坑陷資本之怨其運軍行糧月糧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自然清楚矣等因查得成

化二十一年間該巡按監察御史謝文等題奏准通行
欽遵外迄今年久因循廢弛矧今漕運狼狽軍士困苦
又非先年之可比者臣請以其故為我陛下條陳之且
在運所償之物軍士有家有月糧也一家老稚藉此為
生近因各處災免數多及有司官員緩於催徵恒有八
九箇月或二三十箇月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關支者
軍士經年在外無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啼饑號寒中
間凍餓而死者不知幾何間得一月在家逼取還債人

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一也軍士在外有行糧也自水次以至京師計其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月所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勾况每軍十人領船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內有負累逃亡者仍又賴此雇人牽挽中間忍饑輸力者不知幾何若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二也軍士交兌有輕賚也戶部議單正米之外尚有本色折色加耗本色所以備上倉明加耗米及盤剥拋撒等項之數折色

所以備雇車及進倉使用并買席板等項之數近來車脚大貴使用頗增萬口一詞悉稱不敷正德十年戶科戶部有見於茲各有建白添差本部郎中并漕司把總官各一員領勅處分以平之車戶脚價愈增而其事遂寢矣迄今識者追思徒興慨嘆自茲以後誰能抑之漕卒之累尚可忍言今若又將此物奪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三也交兌之際有補潤也各省軍民交兌或因天時陰雨日久或因水鄉地方窄狹無從驢揚

恐悞期限議加數升以補虧折之數或因而在船蒸傷
太甚或因而到倉矧揚太重或以易換蓬篙索纜之需
得少費多以致往往掛籌今若又將此物取而還債人
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四也官軍北行有鈔貫也指揮
八錠千戶衛鎮撫各六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
四錠比先年間鈔貫值錢儘勾買辦柴薪蔬鹽之用即
今一歲所得不勾一飽之需總若奪而還債能還幾何
此無從議處者五也五者之外再無分毫所據加米一

節先年屢嘗行之雖宿債之多不足以盡償一時之急
可以少濟揅之事體此亦相應如蒙乞勅戶部計議合
無申明御史謝文等奏行事例行移本部監督委官公
同巡倉御史督同各該把總官員候今歲各衛所完糧
之日就將欠債旗軍一一審查根究所借因何使用果
係糧米虧折輕賣短少迹已明著事非由私勢不容已
決然該借者准其在運償還不分債負遠近止許加利
三分若有已還原本并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即便停

止原券對衆燒毀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還
仍蹈故轍者許運官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將經該
官旗問罪革退原債令其自還若係總督提督等官指
以京中人事分派科斂或因把總衛總等官營幹私事
假公侵漁以致累債就便指實叅奏以從重譴以後每
年運糧畢日並聽各官照前清查著為定例永為遵守
及將正德十三年江西等布政司該徵本總糧米三十
萬六百九十五石三斗八升每石量加耗米五升照數

折銀帶徵行令把總官督同衛總官候次年交兌另項收貯運糧到京聽戶部委官并巡倉御史眼同查驗照依原清的數償還債負若有餘剩行令封收本總存為修艚船隻謂官軍揭債多因腳價不敷負累正德十三年以前所欠照依御史謝文等奏准事例清查議處戶部暫於淮浙二運司鹽價銀兩支一十萬兩解送太倉另項收貯以後腳價缺少查算補給以絕借債之弊

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臧鳳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洪熙元年節該欽奉勅諭官軍運糧遠道勤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其賠補朕甚憫之今後除運正糧外附載自己什物官司毋得阻當欽此正統三年戶部覆議運糧官軍合遵勅諭順帶土貨以為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阻當成化二十一年都御史馬文升復奏申明正德八年又該戶部欽奉聖旨說與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為因流賊生發阻截

運道燒劫船隻好生困苦先年有奏准事例許令量帶土宜貨物以備剥淺脩船等項支費你部裡還行與漕運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仰惟朝廷優恤運軍之典至諄至切為臣下者正宜遵守奉行奈何近年所司罔肯體恤運船但帶柴菜竹木等物經過瓜儀抵京大小官司俱要攔阻搜盤求索虐害雖流涕哀乞終不憫惻至於空船回還又假以盤鹽為由每處拘留三五日或十數日勒取執結不容放行雖鹹菜魚腥之物亦皆搜去甚

至將官軍行李衣鞋公然挾制盜取不敢言喘如斯之
害已非一日切以言之得利惟在瓜儀如淮揚官司盤
禁理固相應今德州臨清濟寧東昌處處搜盤況彼處
地道早寒間座又多年年回船凍阻獨滯於斯如蒙乞
勅該部再將前例申明重復行移沿河各該衙門今後
運船所帶土貨等物令其隨便發賣以助貧軍剥淺守
凍盤費之資不許違例阻當擾害若官軍乘機不將運
船裝糧滿載客貨妨悞糧運者事發仍照例追究納鈔

抽分其回空船隻果有夾帶私鹽聽淮揚官司依法搜盤禁治施行

正德十六年漕例奏

臧鳳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切照每年各衛運糧多至六七月內到京彼農務正忙大雨不時車輛數少泥濘難行須用厚價顧車方肯裝載往往腳價使用不敷揭債上納展轉遲悞職等思得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元時轉運通渠國朝永樂間設立漕運循

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納自後張家灣水旱車船人戶與夫包攬光棍之徒要行窺取漕利巧生奸計妄言搖動遂將此河廢置不行正德元年有定議者復舉興修題奉欽依工部差官會同漕運叅將梁璽用銀二萬餘兩雇倩夫匠重加挑濬糧運又曾抵京上納又被前項積年奸徒設計阻滯仍前不行遞年營造大木悉由此河拽運到京即此度之糧船雖曰難行剥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為地峻水急不能由閘而上臣等愚見若得

此河原設五閘少加修理每閘下板六七塊大水聽其漫流水小任其積聚每閘審度河道濶窄各造大小剝船五十隻用軍四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隸總督官員運糧到灣之時借用駕使恐不能齊一聽叅將王佐委官雇人撐駕本總把總并該運官交糧完日就彼管領仍置口袋一萬條各衛輪番領裝糧米盤上剝船運軍協力輓拽叅將王佐總為提調催督逐閘盤運雖遇陰晴泥濘亦可達京大意相同浙江各埧盤鹽之法若或天

道乾亦聽分雇車脚水陸並進庶獲濟益職等每思漕
運日困使用日繁若專守舊法恐難拯救此河一行亦
可少殺車脚之費矣如蒙勅該部從長計議行臣等於
淮揚地方動支漕運官銀雇募夫匠打造剥船置辦口
袋完日送叅將王佐處聽其委撥官軍管領船行之日
省出脚銀以備下年添造剥船并各閘及近城地方蓋
造廠房堆放糧米以防陰雨騰卸剥船毋使停滯若有
假託勢要名色包攬口袋及車戶光棍人等敢為倡率

妄言阻壞或生奸弊盜決河防聽科道官舉劾并行叅將王佐督同通州分守等官訪拏問擬重罪枷號仍發邊衛充軍庶奸徒知警浮議自息而漕運可行矣

嘉靖元年漕例奏

俞諫

都御史俞諫總兵官楊宏奏據長淮衛運糧指揮使孫興呈照得江南兌運糧米舊例俱各民運至瓜淮與各衛軍船交兌自成化八年更改水次漕運淺船俱不下埧江北衛分派兌江南府縣水次糧米者每船摘撥旗

軍一半守船一半到於各水次聽兌有司另出過江脚
米就彼雇船裝載行之年久已是定規先年有司徵糧
及時交兌亦早船無留難人皆樂從近年有司徵糧過
期官軍留船守候日久以致船戶畏難趨避旗軍恐悞
兌裝只得於枝河小港尋覓雇倩又被地方居民或豪
強大户趕打占留毆傷致訟官軍欲雇無船坐待遲滯
甚至有司管糧部運等官自知糧數未完故將剥船趕
散延捱追徵稽留月日又有等奸猾官軍會集捉船乘

機嚇騙奸弊多端致起爭訟如蒙乞勅戶部轉行各處合無自嘉靖二年為始將應天廬州蘇常鎮等府民糧該兌南京江南江北衛所官軍者聽各把總官預行各該府州縣管糧巡捕等官酌量本州縣說兌糧數用船多寡各於本管地方河道照數拘留船戶候官旗到彼軍衛有司公同議價將過江脚米兩平雇覓轉運不許虧損脚價致令怨嗟餘剩脚米仍作過埧挑盤之費若衛所管軍仍前強促嚇詐地方勢豪仍前趕打占留應

挈問者挈送所在官司問罪應叅奏者轉呈漕運衙門施行

嘉靖二年漕例奏

俞諫

總兵官楊宏會同都御史俞諫奏該戶部郎中趙載題議得漕運糧船先年海運至京俱經文武大臣建議開濬會通河分立十二總遂罷海運其歲運糧四百萬石內薊州邊儲獨遮洋一總尚留南京水軍左等八衛江北淮揚等五衛軍船俱於小灘鎮等水次兌運山東河

南糧米三十萬石仍由海道以抵薊州天津二倉上納
成化年間又因海道不便姑自小直沽開通新河一道
當將遮洋海船每二隻該旗軍三十六名改造五百二
十五隻旗軍六千三百名比時船隻運道雖改衛所官
軍俱仍舊役雖或愛禮存羊而其地里之遠近往來之
耽閣軍船之狼狽糧運之稽遲誠有如郎中趙載之所
言者况該南京給事中彭汝晏復建此議至若河南一
總上下兩江催僨甚遠不無顧此失彼而趙載又復言

及皆係漕運要務擬合通併議處查得南京淮揚等衛官軍昔年止因習知海道存於遮洋今日既由新河僨運却乃空身自南趨北不惟路途艱辛人情事體甚是不便抑且江北船多摘撥江南就兌加費過江一三脚米而南京行糧抑又重費年復一年尤當愛惜况遮洋近年議准折色數多軍得減存但辦料數少食糧則多亦應區處及查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二倉不惟道途甚近抑且原運正耗相若人情允便相應改撥合無將

遮洋江北淮大高揚長淮五衛旗軍三千三百一十二
名照舊不動外將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等九衛旗軍
一千七百六十四名併入本總其不足之數再於附近
徐州左泗州二衛添撥旗軍一千二百二十四名通抵
南京遠運共湊足六千三百名原數以備歲運三十萬
石舊額仍為遮洋總就令孫機管理遇有減存臨時酌
派以蘇軍困仍將孫機原額退與南京領駕其退下水
軍南京左等八衛官軍添入江南分為上下江二總就

以程鵬二人分管旗軍仍每船十名船不過埧亦各存
與過江米六升却將原一三裁去七升各總以截上江
兌安慶池太廣德等府州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江西不
盡之糧下江者兌蘇松常鎮四府糧米多餘軍船領兌
浙江不盡之糧通前仍為十二總其南京二總每年却
分江浙二處儘總撥兌餘船方撥江南至若浙江等總
軍船雖有多寡亦每就近筭派事不大害俱宜照舊不
必槩為更張其改撥遮洋行糧查照議單北直隸者仍

舊二石徐州左泗州二衛俱照淮太二石八斗如此庶水軍等八衛得以就近領兌江南之糧免駕空船北行江南一總得以分投催償亦免往來督兌之難則遠近適均水程順便而糧運不致耽悞且行糧脚米亦因得以少省矣

議處本折倉糧以蘇負累事

據山東布政司呈查得嘉靖三年分部降徵糧則例內開臨清廣積二倉并德州倉夏稅小麥折米如在三

里內州縣運赴本色米石上納每石加耗二斗腳價二分五釐若三百里之外每石連正耗蓆草腳價共徵銀八錢仍照例買米上納其秋糧臨清倉民運赴倉米石加耗二斗蓆草銀二分五釐該納州縣不拘地里遠近每石連正耗蓆草共收銀八錢趁米賤之時赴臨清并附近去處仍買本色上納等因除通行外為照常年所屬各府縣徵納前項倉口稅糧依例該徵本色運納者其腳價每石比之官定使費尤多徵收折色者到倉每

被光棍攬頭擡價每石要銀九錢以上或至一兩以上者亦有之寫立合同誑騙浪費十無完納一二往往負累大戶監併追販傾家蕩產動經數年不得完納及照今歲省屬地方比之往年頗為薄收粟米每石時值價銀不上七錢之數大戶例該收銀八錢若照常本折運納買上倉是以小民脂膏之餘而為攬頭誑費之資不惟仍累大戶抑且虧滯國儲合無通行所屬將嘉靖二年臨德二倉麥折米并赴倉米不分地里遠近每石連

脚耗席草照例共徵銀八錢每銀一錢收錢七十文收
完易銀傾瀉成錠印封差經收大戶倒文赴倉交納不
必買米其嘉靖三年以前年分拖欠未完見被攬頭誑
費者通行查出亦不必令其買米止照原數追銀在官
赴倉上納與今年秋糧各出給通關銷照聽候本倉自
行照例支放庶糧得早完大戶不致受害官民兩便緣
由到卷臣查先據該司呈送造完所屬州縣各年拖欠
錢糧文冊查得臨清廣積二倉各自正德元年起至嘉

靖元年止夏稅小麥折米及秋糧米除花戶拖欠奉例
委官查明蠲免其大戶已收完足赴布政司倒文解納
未獲通關者臨清廣積二倉共米九萬一千二百四十
三石四升六合一勺六抄二撮德州倉米一十二萬一
千六百四十三石八斗二升六合中間雖年月久近不
等不行完納掣取通關已經行據該司提解濟南等府
章邱等縣正德九年大戶高安等審據執稱已將糧價
銀兩交與攬頭林杲等上納未完并各大戶侵欺不等

及至行提林杲等對問又據該司臨清州回稱林杲等名下不止騙費本省章邱等州縣錢糧其騙費河南等處各州縣錢糧亦多見該監兌主事發州監追等情又經案行該司將德州倉糧冊行分守右叅政呂經臨清廣積二倉行帶管臨清兵備副使錢宏各吊監兌主事文卷歇家保狀合同覈經底簿查對原解的數分別先已納過者就將出給截數倉鈔比對覈經明白仍欠若干係大戶名下侵欺者照依原收官價係攬頭名下騙

費者照依原寫攬價各盡其家產差委能幹官員盡數
變賣賠償追過銀兩暫發寄庫另行議處去後今據前
因臣會同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孫漳議照臨清廣積二
倉并德州倉夏稅麥折米及秋糧改撥兌軍并改兌與
民運赴倉米俱係聽兌之數國用所急者今自正德元
年起至嘉靖元年止被攬頭大户侵騙不行完納掣取
通關者共計二十一萬有零縱使變賣家產亦不能勾
蓋數賠還縱使照例將攬頭枷號發遣則小民之脂膏

已為吞噬國家之軍儲已被虧損徒增痛恨何濟於事
然監往可以懲今因前可以善後其嘉靖元年以前被
攬頭騙費大戶侵欺者已難求全責備矣即今嘉靖三
年前項各倉糧米大戶徵收將完陸續倒文解納若不
嚴為禁令別作區處任其優游自在寫攬包納不無弊
復如前若痛懲攬頭騙費之弊而專責之大戶上納則
恐納糧米數多而乘時射利之徒不無如前攬納別生
弊端千萬沮撓只欲令其將銀交收在倉作數支銷或

解京則恐原議聽究之數遽難輕改查得臨清兵備副使勅內開查有考倉糧草除奸弊字樣則廟謀廷議深長遠慮蓋原有意乎此合無將臨清廣積二倉行令主事會同副使德州倉會同守巡官一員或該州知州各照依大戶投文先後拘令行戶斗照依時價與同各該大戶買米上納或令富商大家先將糧米上納在倉然後令大戶照依納過米數交還價銀以後若年歲不收米價高貴暫將價銀寄庫待候豐年買納其嘉靖元年

以前攬頭騙費者照依攬價大戶侵欺者照依價直各
追收貯庫作數支銷如此庶既往者得以清絕而將來
者不致侵費其於官民頗為兩便如蒙乞勅戶部再加
詳議作急上請俯賜施行惟復別有定奪緣係議處本
折倉糧以蘇負累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積運糧儲疏

唐龍

臣案照先准戶部咨為地方事內開漕運都御史總兵
官叅將逐年俱在八月以裡赴京會議漕運事情等因

題奉欽依備咨到臣除欽遵外照得嘉靖八年糧運過淮已畢議事在邇會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南京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楊宏議照漕政之設百餘年於斯規畫已備法例亦詳臣等惟遵循之不暇耳特以休息軍士實今日急務選用把總尤漕運要宜哀集衆間叅合三事一曰立團造二曰慎舉用三曰嚴事例上陳睿覽少竭愚衷乞勅該部再加會議早賜施行倘於軍士有一分之寬漕政有一毫之補則軍國幸甚

臣等幸甚

一立團造為照湖廣都司所屬武昌等一十一衛所原額設淺船一千一十二隻係杉木者十年一造每隻連底船合用價銀一百三兩新楠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船合用價銀九十兩五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連底船合用價銀七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為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緊省州縣猶易辦納

軍料乃派前十一衛所各扣運軍月糧抵數運軍窮年勞苦止有月糧又取以為造船之用是并其食而有之無怪乎嗟怨不息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團造無廠管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星散成造侵欺尅減之弊紛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式樣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五總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抽分料銀定委清江廠主事監造湖廣荊州抽分銀兩先年亦為造

船而設者也可以充用又見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
可以帶管及查湖廣所產楠木居多若將前船俱作
楠木七年一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為七年每年實
該造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零每隻連底船用銀九
十兩五錢歲共該用銀一萬三千七十七兩有零是
又為畫一之道矣合無自嘉靖九年為始查照清江
浦事例於荊州水次總設一廠將前武昌等十一衛
所該造淺船俱移在彼團造就用抽分銀兩作為料

銀仍照清江浦事例於十一衛所各選千百戶一員
管造坐委荊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民
七料銀悉從除豁免其辦納永為定規則軍民既蒙
休養之澤而運船尤有歸一漕務得以振舉矣乞勅
戶工二部從長議處早賜定奪施行

一慎舉用天下之事履而後知中人之情有所慕斯勸
自古則然查得永樂宣德成化年間運糧把總有缺
皆於各衛運糧指揮內推舉老成無過熟知運事者

奏請推用蓋運總領兌年深推為把總則若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其為之斯易矣古人輕車熟路之說正如是爾況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陞長印掛印坐營坐府皆可及焉運總之才者得為之則人人思奮雖貪而不敢貪雖虐而不敢虐譬猶明珠在前踴躍而取之矣當時運事修舉卓有成效用此道也正德年間劉瑾用事各把總官不全自運總推舉多用生疎

之人既惜於事體又忽乎軍情敗者多矣自茲運總亦弛然懈怠而畧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怪焉正德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照舊例於衛總內曾經旌獎熟知運事者推補等因該戶部會官議擬題奉欽依推用其為軍國之計至矣乞勅戶兵二部查照先年事例再為議處仍行漕運衙門於各衛總管運年深指揮內慎選守已恤軍及有才能與周知運務者開送兵部收候遇有把總

官員缺就於內選擇相應人員疏名上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不可敗運總寓鼓舞之術人各知勸矣

一嚴事例查得議單一款該漕運衙門題開要將各司府州縣折耗輕賚銀兩每年務隨正糧各自一併兌完方許出給通關不必總類延遲仍舊秤封裝鞘差官隨運解淮驗封明白交付運官同運赴京雇腳完糧若或不早徵解致累官軍沿途跟趕耽悞完納照

遲糧事例一體叅究治罪等因俱經戶部會官議擬
題奉欽依通行欽遵訖及據浙江杭州右衛運糧指
揮僉事吳臣等呈切見漕運官軍千里轉輸艱辛萬
狀其得月糧以安家口行糧以充途費先年行糧俱
照例隨同大糧派兌得濟窮困近年以來法緩人奸
有司縱令糧長各指稻麥收後方纔催徵給領以致
官軍經月困守不得隨船食用旗軍只得侵食官糧
深遭負累呈乞議處等因為照輕賚乃正糧腳價之

需行糧尤運軍食用之物舊定事例必須隨糧而兌
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杜奸弊戒非虞濟軍士之
急也柰何近年府州縣管糧官員不念國計惟便已
私恣將輕賫銀兩不行照例隨糧交兌糧兌已足船
已開行每衛止留一百戶帶二三旗甲守候經久方
纔得完雇船裝載沿河跟趕非惟有悞交納抑且別
生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尤大有可慮者矣其行
糧一節南京江西等司府俱隨正糧兌與官軍各得

濟用惟南直隸浙江司府十數年以來分撥多非近
倉催徵又違原限直待幫船過淮抵灣方纔給領官
旗人等指名公費任意花銷故軍士有率弗獲升斗
之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糧交納虧折掛籌借
債實由於斯乞勅戶部計議申明事例通行各該府
州縣掌印官將各輕費銀兩同正糧派徵并行直隸
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後年分行糧俱要分撥
附近倉分候各運船到日正糧輕費一時兌足行糧

亦即給領眼同軍士交割任船輕賫公同看守行糧隨
便食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驗不許仍似往年遲悞
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交納無悞而軍士得沾
實惠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題折收俸糧事

彭韶

切照東南財賦國計所資大則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
俸軍國之需出自蘇松常三府為多邇年戶部止將秋
糧正數派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脚等項無所

借辦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既已
支訖就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裡盡行起身次
年八月九月內回還未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成
化二十年天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
回其為艱苦何可勝言臣熟思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
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
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
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各衙計約

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蓋京官家口多是糴買米麵穀粟相兼食用其南京俸糧又盡出帖賣人未曾親自闕支若南京則米糧易得官員之家既有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銀為便伏望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勞稍與蘇息乞勅戶部會官計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候駙馬伯五府六部等

衙門各官俸米除留一二石外餘俸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米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南京官員俱解南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畧減省而官員俸糧銀亦不虧損實為便益緣係折解俸糧事理未敢擅便專差典史周瑜賫俸謹題請旨

論祿米俸米

王璦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太宗即位後遂皆

草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
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
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
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
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
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
五十石反多於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
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

知彼時奉何事例又於鎮國等將軍年一十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白於諸大臣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為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為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國初定制百官

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
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折
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
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
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
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
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論食貨

王鏊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伯三萬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三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送內庫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

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
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
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節
用三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
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
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
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

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
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
數千萬

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稅秋糧大約
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
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
俸廩

歲漕之數 歲運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

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餘三百七十萬赴京通
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
漕運官分派官軍餘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
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
名為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
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間全派改兌
支運遂絕

蘇州歲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埧每石加七斗九

升不過堪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
米六十八萬鳳陽南京不在數中存留在蘇歲七萬
石河南歲漕三十萬浙江六十萬

祖宗時歲用且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
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
二萬其餘可推也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
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

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
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黄門二十人 唐太
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乃千員外置千員
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員衣紫者千
餘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於門宋初自供奉官至
黃門一百八十人為定員孝宗時仍定以二百人為
額後增至二百五十人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

草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草冗官冗兵一千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以下缺文

冗食議

王鏊

國初設官沿革月異日殊自洪武十三年罷大都督府中書省御史臺陞六部都察院與通政司大理寺為九卿而太常太僕光祿鴻臚寺欽天國子監太醫翰林院各統其屬以外攝都布按三司之政務至建文永樂損益相仍其綱維體統具載諸司職掌大明官制通行萬

世無弊蓋虞夏商周之復見也然因事設官非官則政務不舉以人立政非人則政不虛行如翰林則不可拘員給舍則不必具員而採訪巡撫鎮守經畧以臺臣部職行事巡鹽巡茶巡倉巡河巡關巡海巡江清軍清匠兵備守備守禦管糧提學之設有增無減雖建言裁革詔旨頻頒而添設如舊官設矣循常候代思遷其秩而已官事不攝者何如哉此猶有職任可諉也武職至都督以下為陞官指揮使以下為世襲蹊徑之冒濫傍枝

之混淆終其身繼其世老子長孫而兵革不知戰陳不識食祿自如也至傳奉乞恩報功紀績者填衢塞路而不已將校多於卒伍冠弁倍於甿牟土地所生貢賦所入日報虧矣而衆食如此非當世之深憂哉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駒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四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盥五百四蟒衣百七十襲

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四八爪金龍盔甲
三千玉琴一玉珪印一顆以上共金一千二百五萬七
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嘉靖初籍朱寧貨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
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
匱金銀湯監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
臺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絛環四箱珍珠
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沈香盆二金仙鶴二

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
三座圍屏五十三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香椒
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十三扛錫器
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綠一尊
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
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
十扛 嗚呼胡椒八百斛世以為侈也而盛傳之今觀
二逆賊籍視元載何如間昔王振曹吉祥之籍也尤多

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國家富有四海非若宋之偏安有宋西北二邊歲幣百萬百官祠祿郊賜之類今皆無之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一子入監可謂至窄宋民間器物傳至今者皆極精巧今人鹵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蓋亦坐貧故耳觀宋人夢華錄武林舊事民間如此之奢雖南渡猶然近歲民間無隔

宿之儲官府無經年之積此其故何也人皆曰本朝藩
府太多武職太冗是固然矣又有一焉而人莫之及古
稱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民之膏血已竭官府之
府庫皆空豈非皆歸此輩乎為國者曷以是思之



名臣經濟錄卷二十二